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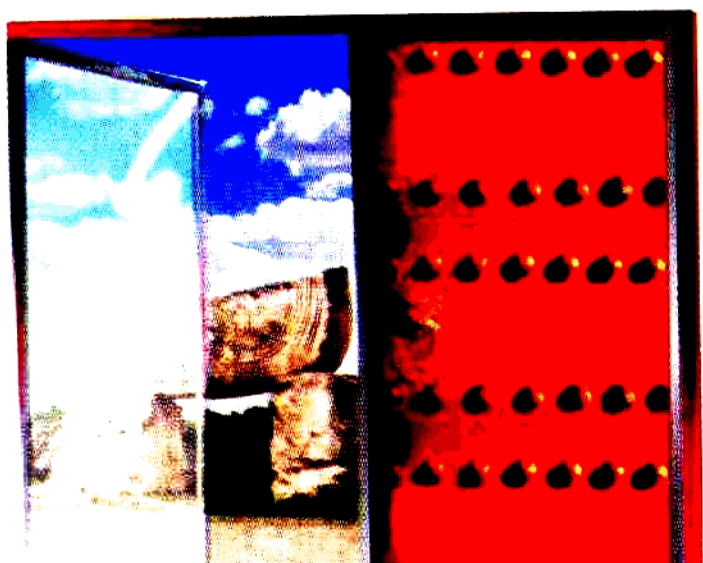
SAVOURING YUYAO

品读余姚

徐渭明 文字 朱明华 摄影

徜徉在底蕴丰厚的土地上，
看看如诗的景致，是一种幸福……

中央文献出版社



《亲近宁波》丛书

品读余姚

徐渭明 文字 朱明华 摄影

中央文献出版社



目录

- 3 最初的家园
24 姚江的份量
42 四明湖山
50 又见余姚杨梅红
57 唐诗之路
72 如诗的景致

丹山赤水 临海观潮
白云飞桥 胜归石窟
长虹卧波

策 划：徐渭明
责任编辑：张文和

品读余姚

徐渭明 / 文 朱明华 / 图

宁波市南苑国际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全案策划

宁波超雄图片有限公司封面设计

宁波百思商业企划有限公司版面制作

宁波国坚广告有限公司责任印刷

浙江省鄞县文教印刷一厂印刷装订

开本：850×1168 1/96 印张：1 字数：18千字

2000年9月第1版

200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000×9

ISBN7-5073-0874-X/K·407 定价：6.80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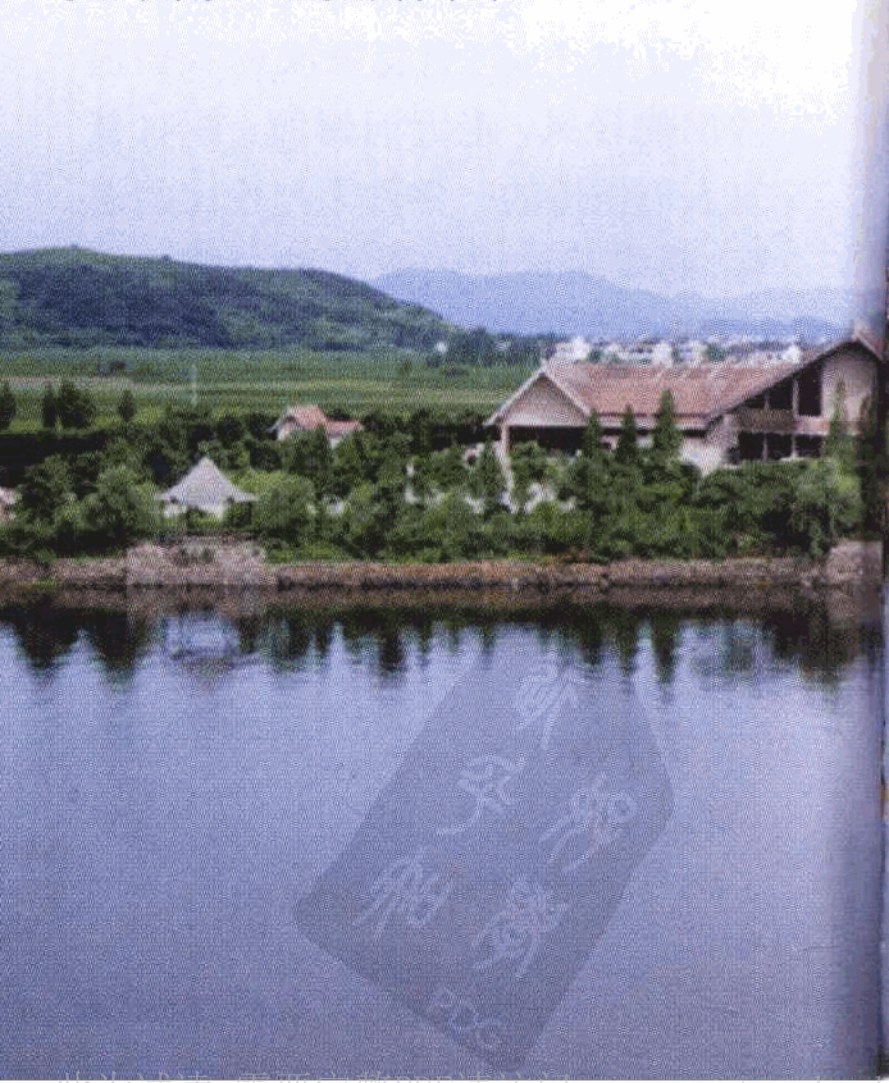
最初的家园

我把拥有七千年历史的河姆渡遗址称作我们人类“最初的家园”，自有我足够的理由，尽管古文化遗址所呈示的文物时常给人一种遥远的距离感，尽管最初的家园已经在一次或数次我们无法想见的变故中埋入了地下。但当我每次迎着稻浪舞出的轻风，走近河姆渡，面对着先人们创造的一件件无与伦比的遗存，感受着这里的绿野青山碧水所透发的灵气，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感



河姆渡遗址复原

动。我有一种被自然之诗所迷醉的感觉，更有一种被悠远历史所亲近的喜悦。这毕竟是我的家园，这毕竟是我们人类最初的家园呵！不论我们流光溢彩的都市里有着如何鲜艳的树木花草，也不论我们应有尽有的都市里有着如何精美的物品，它的起源都在这里。我们看看河姆渡，远比离家多年的远方游子心血来潮看看自己的故土更为紧要，也更为真切。



这样写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地想起河姆渡的绿色了。那真是一种不加任何修饰的无边无际的色彩，说它是朴素的田园风光也罢，说它是人类勤劳智慧的成果也罢，反正一脚踏进河姆渡的土地，就会被无边无际的绿色包围，被无边无际的绿色陶醉。在这里，除了建筑，便是层层叠叠的绿色了。站在河姆渡头远远近近地看这样的绿，我敢肯定任何人都会找到一种家园的感觉。



家园本来就应该有这样的绿色，要不，在我们蜗居的混凝土构筑的城市楼群里，为啥有那么多的人要在阳台上放一些离开了土地的绿色植物呢？



看看这样的绿吧，这是河姆渡送给每一位来访者的第一份质朴礼物，或相赠的第一道质朴风景。曾隐居过“商山四皓”之一夏黄公的大隐山是苍青色的，近处松岭是黛绿的，蜿蜒的姚江之水是碧绿的，捱过了草黄哺乳期的稻禾

姚墟古迹

刷的黄绿色轻拂着路人的步履……

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某个夏天里，这片土地差点失却绿色，因为排水不畅，农民们急急地在姚江岸边修建排涝站。铁铤铁铲叮当着向土地深处掘进，农民们有说有笑地干着活，忽然他们中的一个发现铁铤被一些硬物阻挡，仔细一看，是一些陶片、石器和叫不上名字的动物的骨骼。水利工程停了下来，考古队心急



火燎地驻了进来。不久，一条让农民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消息惊动了世界，并且改写了中华文明史：河姆渡遗址距今已有七千年的历史，是长江流域母系氏族繁荣时期的代表性文化遗址，比半坡遗址还早一至二千年；它的发现，证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化民族的发祥地！

由于时间的介入，河姆渡的天空突然变得深邃，河姆渡这方土地突然变得久远。时空隧道里，轰响着先人们豪迈粗犷的笑声。

在传统的史学里，中华民族的起源是“一元”的，即黄河流域是我们民族的发祥地，西安近郊的半坡遗址是其代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是在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

飞流直泻的不仅仅是瀑布，更是时光的流速。



北方人南迁后才开化的。但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使这个论断失却了正确性。在黄河流域的先人们开拓荒地种上小米的时候，一直被历史认为荒蛮之地的南方，在东海边的一

个沼泽地区，另一群中华民族的先人已从野生稻谷的桔荣里找到了一些必然的启示，播下了第一粒栽培稻谷的种子，创制了大量比石器更为先进的骨器，用榫卯构件建起了至今仍在东南亚和中国南方地区沿用的干栏式建筑，挖出了最早的井，养起了可缫丝制衣的蚕宝宝，制作出了击水行舟的第一支木桨，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管乐器骨笛，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太阳神具象“双鸟昇日”……

中外学者惊叹于这样的发现，惊叹之余，便动手纠正史学上的差错：中华民族的发源至少是“二元”的，河姆





渡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另一个源头。中国历史教科书被改写了。住在河姆渡附近的孩子们从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历史课本里，读到了河姆渡这个亲切的地名。孩子们从学校走出来时，心里一定充满了自豪，七千年间数不清的日日夜夜与眼前满目的绿色叠印在一起，幻成一种永恒的风景，时常会在他们的心头浮现。生命里有许多不可思议的东西，河姆渡先人的创造属于此类事物。

让我们屏声敛息地走进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吧！或许我们可以在这里感受一下先人们美妙绝伦的创造和发明。让我们忘记时间的存在吧！沿着河姆



渡先人的遗存所标出的路径回溯，我们或许会知道什么叫永恒。

原始河姆渡人的头像以突出的额头和炯炯的眼光打量着我们，仿佛许多年前夏夜星空下给我们讲故事的老祖父。他的视野里，是数也数不清说也说不完的动物植物。我想，那时的天气肯定要比现在暖和，要



不,那么多的热带动物为何喜欢聚集在这片土地,那么多郁郁葱葱的常绿植物又为何展开它们各自宽大的叶子呢?

所谓的干栏式建筑,就应该建在宽大的叶子下,那些用石斧骨器砍下的木头,就那么自然而然地横着竖着,搭成了一所所有“架空层”的建筑,“架空层”的功能,恐怕是多方面的,它既可防潮,防毒蛇恶兽,又可圈养捕获的小动物。常住在“架空层”上面的人,自然是老人、孩子和妇女。男人们出外做事去了,他们或围猎野



不断地向上，承接更多的雨露和阳光，初夏新竹的竞长姿态会让人类获得更好生存发展的特别感悟。



兽，或划桨捕鱼，或去沼泽里垦荒播种，大片大片的稻田，就是他们开垦播种的结果。

天色暗下来的时候，男人们回来了。干栏式建筑旁，燃起了熊熊的篝火，女人们用陶器煮着米饭，男人们则把猎得的动物放在篝火上烧烤，米饭的清香和烤肉的油香混在一起，飘逸在古老南中国彩霞满天的黄昏里。

这是一天中氏族最热闹、最充实的时刻，疲劳远去了，伤痛远去了，饥饿远去了。女人男人们围在篝火旁，享受着劳动的成果，享受着人类最初的天伦之乐。骨笛响了起来，这种围猎时引诱野兽的器具，这时变成了乐器。吃饱息足了的人们开始围着篝火手舞足蹈起来，或许口中还念念有词。

篝火将尽未尽之际，人们便回到了“架空层”上憩息。兴奋的孩子们或许还觉得不够尽兴，围着男人们吵吵



嚷嚷，男人们捱不过，只得用泥巴捏只小猪，或者用石头磨只陀螺。女人们手捏骨针，借着篝火最后的光亮，匆匆缝补男人们白天弄破了的衣衫；还有个别细心的人，一手攥着象牙，一手用尖利的骨刀刻画着：先刻上光焰四射的太阳，再刻上浴火的飞鸟……

建筑之外，水样的月光，泻在南中国混沌初开的土地上，那么的皎洁

